

长篇小说是文学领域的一种重要样式，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，是一个国家文化事业繁荣与否的重要标志。我国的长篇小说创作，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创作队伍迅速扩大，创作数量急剧增加，创作质量显著提高，长篇小说创作，已呈现出一种蓬勃兴旺的发展形势。为适应这种形势，出版部门从长篇小说创作队伍、创作题材、创作方法、创作理论等方面入手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，使长篇小说创作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，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。长篇小说创作，已成为我国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我国文学创作中发展最快、成就最高的一个领域。长篇小说创作，已成为我国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，也是我国文学创作中发展最快、成就最高的一个领域。长篇小说创作，已成为我国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，也是我国文学创作中发展最快、成就最高的一个领域。

作家
弱创办了
但国中
为重的像
至长篇小说
周期过长
都奔

人生

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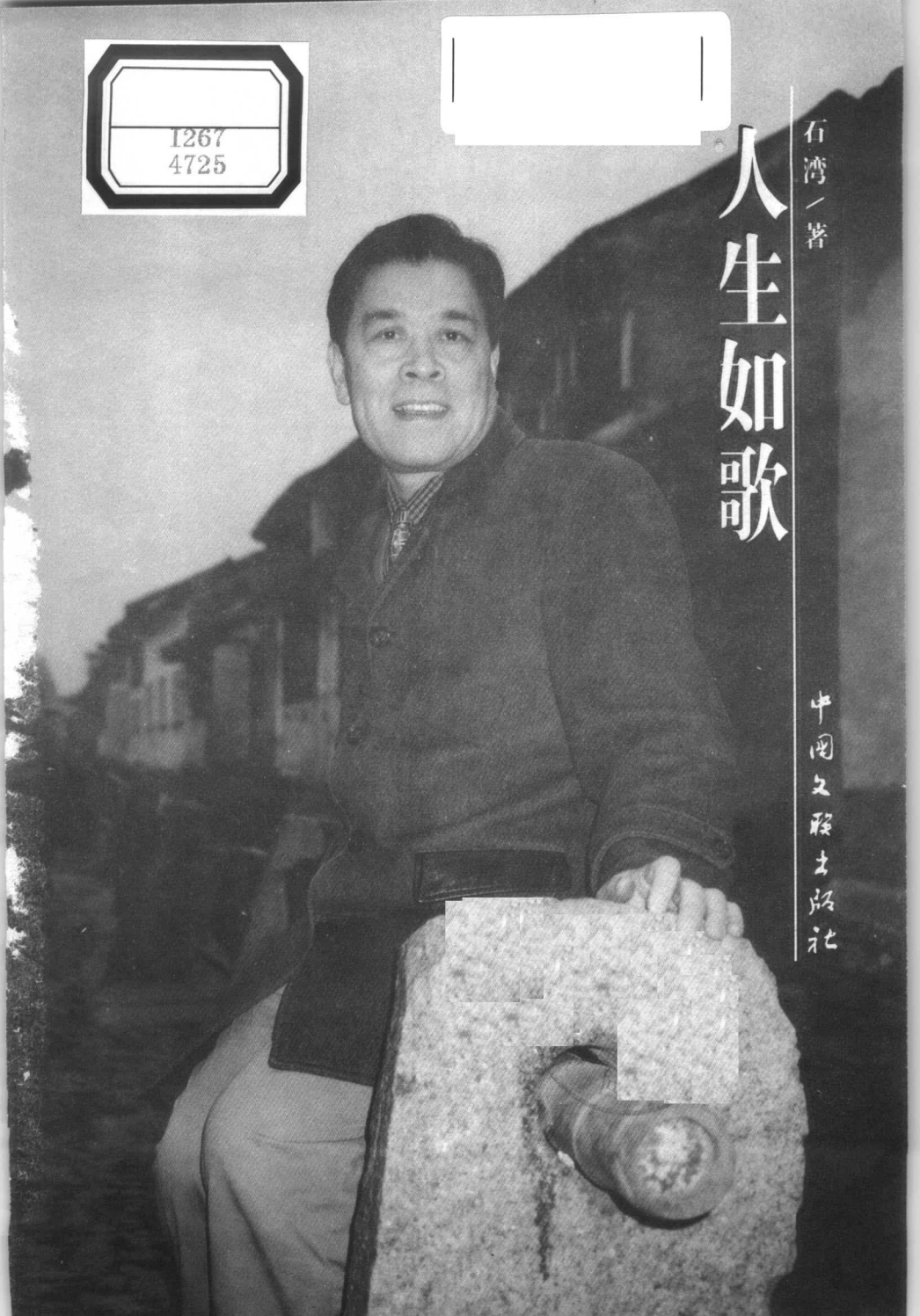
RENSHENG CRUCE

石湾 / 著

人生如歌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1267
4725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生如歌 / 石湾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4.5

ISBN 7-5059-4647-1

I. 人… II. 石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31833 号

书 名	人生如歌
作 者	石 湾
出 版 社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 址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詹之燕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北京彩桥印刷厂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198 千字
印 张	8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4647-1/I · 3627
定 价	1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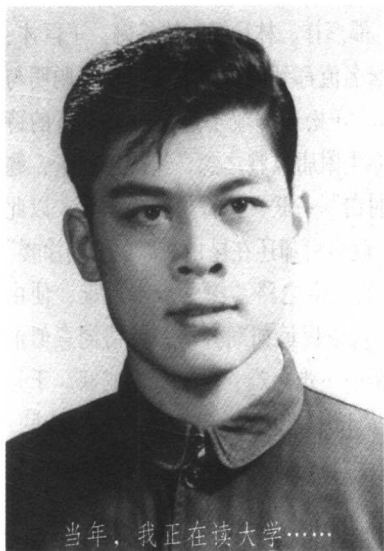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石湾，本名严儒铨，汉族。1941年11月生，江苏武进人。编审职称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1964年7月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，分配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剧目室工作。“文革”中下放文化部团泊洼“五七干校”劳动三年，此后曾借调到文化部艺术局、北京京剧团创作组工作。1980年4月调入中国作家协会，先后在《新观察》杂志、《中国作家》杂志当编辑、记者；1985年10月起任作家出版社第一编辑室副主任、主任，组织策划“文学新星丛书”、“当代小说文库”的出版；1992年10月创办《作家文摘》，任常务副总编辑，主持工作五年，曾获全国最受读者喜爱的优秀报刊奖；1997年9月起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至今，主持编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》10卷本，并参与“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”等重大丛书项目的编辑出版工作。

著有昆曲《春江琴魂》（与人合作），歌剧《甜嫂》，诗集《鲜红的领巾》，报告文学集《春光属于你》、《无花果》、《丽人行》、《中国出了个童话大王》，散文随笔集《维纳斯的诞生》、《人说我像赵忠祥》、《〈作家文摘〉的春雨秋风》、《梦里情怀》、《生为男人》、《母亲的爱》等十余部，所编《祖国之恋》一书曾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。



人生集句

——读《糊涂诗 300 首》漫想

(代序)

去年 5 月赴宁出差，适逢母校南京大学百年校庆，在江苏教育出版社见到当年南大文学社的诗友王许林，承蒙他盛情款待，并立即拨通学兄杨守松的手机，约他来共饮一杯，畅叙同窗之谊。未料守松因有紧要公务，已提前返回昆山。遗憾之余，守松在电话中发出热情邀请，希望我抽暇到昆山一游。我虽欣然允诺，但瞎忙了一年，至今未能成行。日前又收到他惠赠的文集，皇皇十一大卷，并附他所编《糊涂诗 300 首》一册。恰好因抗击“非典”而休闲在家，难得有了整块的读书时间。昨晚便读了《糊涂诗 300 首》。所谓糊涂诗，其实并不糊涂。只是因为这些诗均写于昆山市文联的“糊涂楼”而已。昆山有条街名曰“聪明弄”，恰好就在市文联新建的大楼对面。身为市文联主席的杨守松便将此楼取名为“糊涂楼”，并在楼里开起了“难得糊涂酒家”。用他的话说，郑板桥的“难得糊涂”是人生的一种大境界，凡有墨客骚人来此，只要留下一首糊涂诗（不论长短，不分雅俗，只要有“糊涂”二字），就不

收一分饭钱。几年间，陆文夫、邵燕祥、林斤澜、钱谷融、王巨才、束沛德、高洪波、徐城北等文坛名流都到此饮酒泼墨，环绕聪明与糊涂的话题，留下了即兴之作。守松遂编成了这部意蕴丰富的诗集。我读至深夜，感慨万端，亦生附庸风雅之念，遂铺纸挥毫，题下“凡夫活得糊涂，好汉死得明白”一联，拟寄呈守松学兄，以此略表谢忱。写毕已是子夜时分，就寝后却还在昆山文联的“糊涂楼”里梦游，细细思量走出校门后的人生之路，深感步步艰难，便由“聪明易学，糊涂难装”启闸，古语民谚如潮奔涌，诗情词意似浪翻滚，还总离不开一个“难”字……难、难、难，难以成寐。于是索性开启床头小灯，在电话留言卡片上记下这些大致对仗的小联，按韵脚排列如下。当我冠以《人生集句》题名时，方见天已大亮！

聪明易学，糊涂难装。
牛皮易吹，真话难讲。
明枪易躲，暗箭难挡。
外侮易御，家贼难防。
庸吏好混，清官难当。
奴才好管，宠物难养。
舟桨好制，江湖难闯。
黄泉好下，青天难上。

樱桃好吃，果树难栽。
山头好占，座次难排。

薄雾易散，坚冰难化。
顺杆好爬，骑虎难下。

新欢好迎，旧梦难别。
园柳好长，瓶花难活。
世风易变，人心难测。
时机易失，良缘难结。
冤家易逢，知音难觅。
灵犀易通，锦书难托。

单车好骑，孤掌难鸣。
朋友好聚，鱼水难分。
归燕好识，逆子难认。
螺钉好使，大材难用。
芳草易找，仙丹难寻。
虚名易得，功业难成。

奇文好赏，疑义难析。
外伤好愈，心病难治。
鬓毛易衰，故土难离。
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

王法易立，家事难判。
钱财易借，情债难还。
私愤易泄，众怒难犯。
驾轻易行，积重难返。
好梦易醒，破镜难圆。
高帽好戴，小鞋难穿。
甜言好听，苦果难咽。

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。
文章好著，道义难担。

木桃好投，琼瑶难报。
短痛好忍，长夜难熬。
群芳好妒，众口难调。
绝顶好攀，自我难超。

闲棋易敲，危局难救。
孤城易攻，空床难守。
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
死灰易燃，覆水难收。
韶华易逝，青春难留。
朱颜易瘦，壮志难酬。

.....

.....

人生哲理，意深难量；
镂骨铭心，没齿难忘！

2003年5月8日凌晨

目录



1/ 人生集句（代序）

第一辑 珍爱人生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|
| 3/ | 生日故事 | 77/ | 洼地里的炼狱 |
| 6/ | 甘露花 | 94/ | 弱女子 |
| 14/ | 青花瓷碗 | 97/ | 归家的孩子 |
| 17/ | 同命鸟 | 101/ | 认识演员 |
| 39/ | 人生如歌 | 104/ | 鬼楼 |
| 44/ | 酒中人生 | 107/ | 以人民的名义 |
| 52/ | 生正逢时 | 110/ | 知道自己有多重 |
| 71/ | “二流堂”现象 | |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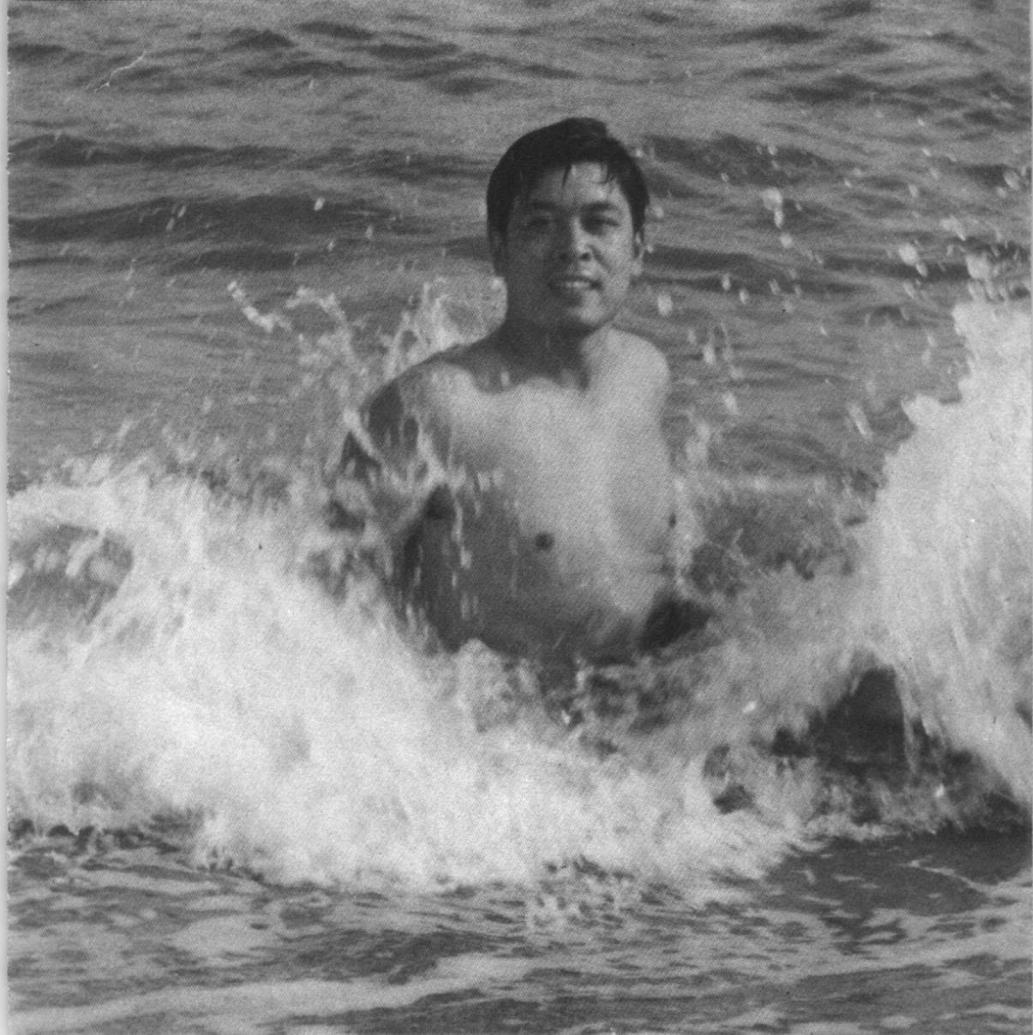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辑 钟爱事业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115/ 先行者的美丽脚印 | 147/ “黑”书走俏 |
| 121/ 舍得删削 | 150/ 盗名书 |
| 124/ 稿费清单 | 153/ 盗版没治了? |
| 129/ 补上的一课 | 157/ 请名家作序 |
| 134/ 文化记者的作家品格 | 160/ 没看央视晚会的三个除夕 |
| 138/ 跟着影视跑 | 165/ 坚守 |
| 142/ 观抢稿大战 | |

第三辑 热爱世界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173/ 鲜亮的企业形象 | 206/ 纪晓岚故居 |
| 176/ 农家好日子 | 210/ 爆竹一声依旧 |
| 181/ 笑话扑克牌 | 213/ 走进金字塔 |
| 184/ “打的”南京 | 219/ 尼罗河上的太阳 |
| 188/ 那年去武都 | 226/ 在沙漠部落过年 |
| 193/ 西望太史祠 | 233/ 地下有座图书馆 |
| 201/ 从周庄到千灯 | 237/ 一千零二夜 |
| 243/ 后记 | |



1980年夏,我第一次
在北戴河下海游泳

第一輯

珍爱人生

2001年11月17日,60岁生日



母亲在天安门前

生日故事

“稻草灰多，人老话多。”这是我家乡的一句俗话，一般来说，做子女的，都烦年老的父母话多，絮絮叨叨，没完没了。可我从来没嫌老母的话多。这是因为老母难得到北京来住些日子。就是老人家在京的日子，也因为我工作繁忙，认真坐下来与她细聊家常的机

会并不多。而一旦有这样的机会，让她打开话匣子，津津有味地讲起往日的故事，我都聚精会神听得没个够。老母的记忆力非常好，人名、地点、时间，都记得一清二楚，就连许多生活小细节，也描述得十分真切、生动。可是老母每次来京，总是住不长。其主要原因，就是除我能用常州方言与她交流而外，她很难找到第二个倾诉对象。于是，当老母回到老家之后，我与她之间，就每周开通一次母子热线电话聊天。但若是遇到我弟弟和弟媳在家，就总会提醒她：“长途电话费贵着哩，少说两句吧！”因此，近几年来，我就难得听她讲述以往了。

去年11月15日，按约定的每周四下午3时，我给老母拨通了长途电话。她开口就问：“你昨天做你60岁的生日了吗？”我告诉她，我出生的那年，阴历的九月廿九，是阳历的11月17日。现在城里人一般都是过阳历的生日，我后天才做生日呢！没想到的是，她老人家随后的话题，却是关于我出生那天的情景——早起来，她就感到肚子疼得厉害，连忙让我的大姑去请接生婆。可接生婆没有立马就来，只是让我大姑捎话给我母亲，说先忍着点吧，还得疼好几个时辰呢！说她吃过晚饭就会来的，并叮嘱道：“千才别让你二嫂吃东西，吃了东西就不好生了！”因此，我母亲疼了一天肚子，粒米未沾。果然直到子夜时分，我才顺利降生。接生婆兴奋地对我母亲说：“你快看，是个白胖小子！乖乖，斤量好重哟！”可我母亲已筋疲力尽，顾不得先看我一眼，就唤我的大姑，说：“我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快去烧点东西来给我吃。”我大姑那时是个很灵巧的少女，烧几个荷包蛋给我母亲吃本是易事，但等了足有一个时辰，她才把烧好的一碗荷包蛋端到我母亲的床前。我母亲怪嗔她说：“你想把我饿死呀？你平素做活儿那么麻利，今天怎么变得笨手笨脚，这么慢呢？”我大姑回她话说，灶屋里没有柴禾，是现到场院里去抱的沾满露水的柴禾，怎么也点不着。后来她不得不把头钻到柴洞里去吹火。岂料火一吹旺，蹿起的火苗儿竟把她的刘海儿

全都燎没了……

这是我第一次听母亲说她怎样生下的我，绘声绘色，娓娓道来，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儿，那么新鲜，那么有趣！母亲还告诉我，按当地农村的习俗，产妇生孩子，婆婆和丈夫是不许在家守着的。而我降生时，又正值收割稻子的农忙时节，只得由我未成年的大姑照料她，才让她受了那么多的罪。世人常说，孩儿出生之日，是母亲受难之时。直到听了母亲在电话中的这段回忆，我才真正体味到母亲生我育我，这辈子吃尽了苦头。

我想，无论是谁，也无论记忆力多强，是不会记得自己是如何呱呱坠地的。关于我的幼儿时代的情景，我就一点印象也没有。好在我已年届花甲，退休在即。待退休之后，就可以回老家多住些日子，把藏在老母心底的故事一一掏出来。那该是多大的天伦之乐呀！然而，始料不及的是，老母在今年春节突然中风，左身瘫痪不说，就连语言功能也完全丧失，不能吐一个字了。往日嫌她话多的弟弟、弟媳，见我从北京赶回常州，在医院陪护母亲整整十天，千呼万唤，没能听到她老人家应一声时，急得直哭：“阿娘，平时阿哥一来电话，你话多得说个没完。现在阿哥千里迢迢赶回来看你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”

老母已在病床上躺了大半年，她最大的痛苦，莫过于不能说话。因此，去年我过生日时，她给我讲的是关于我的第一个故事，也是我听她讲的最后一个故事。在我又将过生日之际，我多想对一病不起的老母说：假如人有来世，我还做你的儿子，而且一定要赶在你未老之时，就听你讲述所有我不知道的你心底的人生故事，多多益善啊！



母亲在故乡



母亲爱花，见到花就高兴

甘露花

我从来也没听说过甘露花，就更不知道甘露花生长在什么地方，什么时候开花，开花时是如何美丽芬芳……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花名了，因为这是伴我母亲远走天国佛境的圣洁之花！

母亲是农历正月十七突发的病，脑梗塞，经医院的全力抢救，

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，但半边身子瘫痪了，还丧失了语言功能。我赶赴常州，到第一人民医院去护理她，为她揪了整整十天的心，也未见她老人家的生命有奇迹出现。我返京之后，她的病情才稳定下来，转到仁慈医院做临终关怀式的疗养。5月19日，我又回常州去看望她，为她过84岁的生日。当时她的吞咽功能已经很弱，喂一顿饭要花一两个小时。那天，她连一小块生日蛋糕都未能吃下去。我姐姐精心护理了她半年，身体也快要累垮了。于是，便决定接她回农村我小弟家疗养，雇一个保姆专门护理她。我虽未能再抽出时间回老家看望她，但三天两头打电话向小弟询问情况，保持着热线联系。小弟怕影响我的情绪和身体，在电话里总说：“阿娘最近还好，你放心！”直到10月28日，在我赴南宁出差之前，大弟与我通长途电话时才道了实情：“阿娘已有好几天吃不下东西，瘦得快皮包骨了。正收稻子呢，只好每天给她打吊针补充营养，希望能拖过这大忙季节……”因此，29日上午开完由我主持的一个作品讨论会，便决定取消原定去北海的行程，下午就临时购机票飞回了北京。我实在是担心母亲熬不了多久，万一有紧急情况，我怕不能及时赶回老家去。如是那样，我将后悔莫及！

果然不出所料，11月4日（农历九月三十）早晨8时，大弟就打来长途电话，说：“阿娘走了，你和阿嫂快回来吧！按村里的习俗，明天晚上老人入殓之前，长子一定得赶到家！”挂上电话，我就去买当天返乡的火车票。买好火车票，我就给老家打长话，通报我抵达常州的时间。电话是我姐姐接的。她说：“阿娘走得很安详。小弟家的稻子收完了，你出差去广西回了北京，你姐夫去海南也在昨天回到了常州。昨天是九月廿九，你的生日，恰好收到你出差去云南买的三七粉，小弟举着邮包对阿娘说，这是阿哥寄回来给你吃的三七粉。她听明白了，不仅露出了笑容，还伸出手来摸了摸小弟的脸……这几天她又能吃东西了，挺有精神的，以为她又挺过了一道难关。没想到今天早晨她突然发病，前后不到十分钟，就走了。